



记得去年初《中国教育报》上一篇《学校不可以“学”代“教”》的文章，引发了各方吐槽。其实，教与学的关系向来纠结，尤其是在教改之中。比如“以教定学”还是“以学定教”，“先教后学”还是“先学后教”，乃至“少教多学”还是“不教自学”，真是见仁见智，很是热闹。

据考，将“教学”取代“教授”，那已是百年前的事了。“教授”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，专指教导和传授。自从陶行知先生于1919年初发表文章，大声疾呼“教学两者，实在是不能分离的，实在是应当合一的”之后，“教学”终于被认同，成为近代国内表达学校教学概念的术语了。只是西方有点尴尬，因为他们习惯的“教”就是“teaching”，他们常说的“学”便是“learning”，于是“教学”只能勉为其难地造出“teaching—learning”这样的组合，远不如我们的“教学”，既符合汉语造词规则，又蕴含了“教与学不可分”之理。

由于教与学均为动词，故有学者阐释“教”通常强调动作的发生，即为任务动词；而“学”意味着动作发生的同时还会表现出过程和结果，即为成就动词。若从逻辑上看，“教”不一定能使“学”发生，但引导“学”的预期是相当明确的。当然，“学”也不一定需要“教”，但“教”的特定效用却是不可或缺的。因此，素有“南陶北李”之称、我国第一位教学论博导李秉德先生曾这样说过，教学是教和学的统一，只有教或学的片面活动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学活动。教与学的这种关系，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杜威就曾把“教”比作“卖”，把“学”比作“买”，教学就如同买卖一样，足见其结构相融，关系相通吧！由此可见，在网络教育、远程教育乃至开放教育中，若只致力于课程的开发、资源的配置和模式的建构，放手让学生去自己学习，教的无端旁落或随意缺失，恐怕也绝不是我们广大教师想要的吧！

另外，不论“以学定教”还是“以教定学”，这种将教与学简单地二元对立的办法并不可取。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是我们的办学宗旨。然而，“教学具有教育性”，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所提出的这个教育命题已被公认。因为他已全面认证过，现实中不存在任何无教学的教育，也没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。学生进入学校学习，不仅仅是学习专业知识和应用技能，更重要的还要在这个过程中经受意识形态影响、价值观念确立和伦理道德熏陶，从而完善人格。想来当下“教书育人”以及“课程思政”主流背景与之遥相呼应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至于“先学后教”还是“先教后学”，那属于方法论范畴。通常需要针对不同专业、不同课程，结合教情和学情来权衡取向以求同频共振。开放教育的学生通常以业余学习和自主学习为主，于是“先学后教”也就顺理成章，“翻转课堂”也就见怪不怪了。然而开放教育毕竟有教无类、宽进严出，学生因基础不同而需求各异，于是“先教后学”也未尝不可。因为开放教育崇尚的是个别化乃至个性化教学，只有“扶放有度”，才能“实施优质教学”（道格拉斯·费希尔）。当然，不论是先教还是后教，开放教育的教学绝不是课堂上“照屏宣科”，应该“讲思路，讲方法，讲难点”。当然，也绝不只是在网络平台上展示“PPT文本”，告知“考试题型”和讲解“标准答案”，只能是设法“导学”“助学”和“促学”。

在当今“学习话语”主导的教育领域，教与学关系的把握并不容易。开放教育中教的真谛对广大学生来说，重要的是为其提供向上的扶梯，帮助他们成长，继而成人和成才。开放教育中学的成功当然也要付出，倘若成功只被浅化为一种廉价的莫名快乐，那只能让教学远离它本来的意义和价值。因此，我们的“教”是为了今天的“学习”，更是为了明天的“不教”。